



子孫永保  
雲煙家  
藏書記

和16  
281  
4





和 18  
門 231  
卷 4

樂善堂全集定本卷之四

論

漢武帝論

世之論武帝者以為窮奢極欲好兵黷武與秦皇無異貶之矣然余則以為猶有可嘉焉何也人莫難於知過莫難於悔過莫甚難於改過武帝即位以來內多欲而外施仁義繁刑重斂崇尚方術內侈宮室外伐四夷中外疲敝遠近困乏實無以異於秦皇而秦皇身





死國危為天下笑武帝歿後稱為世宗上配  
太祖子孫承之歷數世者豈非輪臺悔禍之  
功哉蓋武帝英明之主其向之所為者固溺  
於一時之私而不自知及其翻然改過旋乾  
轉坤視昔之所為恍如二人非英俊明智其  
能如是乎至於興太學舉孝廉修祭祀改正  
朔定歷數協音律考禮儀則又有功於後世  
者雖然與其知過而能改孰若無過之為全  
哉况天子一時之過即天下無窮之害也使  
武帝而無前非加之以休養生息用賢進能  
雖古之賢君亦何以過哉

### 漢元帝論

自古亡國之君或失於剛暴或失於柔懦剛  
暴者其亡速柔懦者其亡緩亡速者一知其  
將危而濟之以寬和猶或可救於末路亡緩  
者日甚一日淪胥以漸雖有賢者亦無以善  
其後矣故剛暴之亡國也或聚斂誅戮之已  
甚眾叛親離而祖宗之德澤未泯身雖亡而



國祚有不絕者焉柔懦者或權臣或國戚或  
宦寺或女謁大權一失威福下移身雖苟安  
於一時而至子孫未有不亡者是柔懦之亡  
國又甚於剛暴也元帝之失失於柔懦當即  
位之初蕭望之劉更生周堪張猛皆正人也  
使元帝早能英斷收攬乾綱誅強恭顯為國  
除害豈不與宣帝比隆哉顧乃信宦寺之讒  
望之死而更生廢堪貶黜而猛自殺望之之  
死僅得恭顯輩免冠一謝而已小人亦何所

憚而不為哉雖質本仁柔性好儒學貢薛韋  
匡迭為丞相然所謂仁柔乃姑息之愛婦寺  
之仁也所謂好儒乃徒事文墨嫺典故之儒  
而非篤學守道直節不阿憂國忘身之儒也  
漢業之衰不自元帝始哉吾故因元帝而脩  
論剛暴與柔懦之失著於篇

韓淮陰背水陣破趙論

兵以正合以奇勝所謂出奇無窮者乃由謀  
審志決雖外見危形而實立於不敗之地若



韓信背水之陣是也蓋以數萬烏合之衆深入遠鬪以當二十萬守險待敵之兵若以正合必無幸矣信謂驅市人而戰之非置之死地則皆走其自審可謂明然使置之死地而無必勝之道是以其卒與敵也故以精騎二千伏趙營側然後誘趙以背水之陣趙方以信為失計故空壁而出而二千赤幟已入趙壁矣既背水為陣以固士卒之志又伏其營以乘其隙趙人果空壁而出而營拔於漢動

其本矣還顧則本既動搖以戰則我有固志奮死之卒彼軍雖多亦無如之何矣所謂謀審志決外見危形而實立於不敗之地也白起自言其破楚敗魏潰韓乃計地利軍勢自然之理不足為神與信之破趙參觀則知兵法之奇變皆握必勝之謀知已知彼而非嘗試以徼幸明矣

### 西漢總論

自秦失其鹿海內擾亂英雄羣起以爭天下



項羽滅秦以暴易暴而高祖用賢任能豁達大度平定海內卒踐帝祚傳之子孫為三代以下享國長久之首雖天命有歸亦高祖之英明足以為開創之賢主也觀其以張良為謀主以蕭何為相以韓信為將而終以滅楚豈非知人善任之明驗乎獨即位之後刻薄少恩有功之臣鮮能全者雖帝之失亦諸臣之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惠帝天資仁厚乃遭呂后之虐耽於酒色以自戕其身若無

周陳之忠宗藩之強則漢室之祚幾何不為呂氏所竊哉文帝入繼正統寬仁恭儉愛民務本身衣弋綈帷帳無文繡約已師儉為天下先南越自立以德懷之匈奴入盜令邊備守專務以德化民培養漢祚帝有力焉景帝遵父之政與民休息亦稱小康然聽鼂錯之言遽削七國又怵七國之強而殺鼂錯周亞夫以方正功臣被殺則景帝不無少恩之譏云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義窮共黷武疲民



樂善堂全集卷之四  
卷四  
弊國宮室苑囿盤遊怠教神仙方術開疆擴  
土凡害民之政無不行焉獨其崇儒重道求  
賢納諫為可稱耳孝昭以幼冲之年辨霍光  
之忠可謂明矣使天假之年得儒學名臣為  
之輔則周之成康不是過也宣帝起於閭巷  
知稼穡之艱難褒賞名吏信賞必罰官稱其  
職民安其業可謂賢矣然好刑名而雜霸道  
趙蓋韓楊之死為累多矣至於元帝優游不  
斷賢望之堪猛而不能用惡弘恭石顯而不

能退漢業之衰始起自帝孝成荒於酒色委  
政王氏哀平短祚王莽乘勢遂篡漢位夫自  
古國家有盛必有衰理勢之必然也然所以  
亡其國者亦在人君之自取耳使元帝不任  
恭顯成帝不任外戚剛明以莅政則漢祚之  
傳孰絕之哉天不祚漢遭漢中微國統三絕  
而孝元皇后以壽考為之宗主使新莽得肆  
其姦慝以成篡盜之禍幸而文景之化在人  
百姓未忘漢故光武起而天下響應遂成中



興以是知人主朝乾夕惕愛民培國不敢少  
違者所以上承祖宗之重下植子孫之福豈  
特一時稱賢君而已哉

漢光武論

自古中興賢主夏有少康周有宣王漢有光  
武尚矣考其所以興皆由英明大度用賢任  
能寬以愛民仁以撫下天下歸心用復舊業  
豈非天順民歸受命而帝者乎當王莽之亂  
也漢家宗室幾絕廢斥王侯以翦漢祀城邑

為墟邱隴發掘其禍甚於羿浞之亂奔彘之  
辱而光武乃以布衣仗義奮袂大呼天下響  
應鄧禹馮異寇恂耿弇吳漢輩皆一時之傑  
光武得而用之用平赤眉張步之亂成隴蜀  
之功戡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功烈不  
讓於少康周宣矣及天下平定口不言兵尊  
儒重道褒賞循吏西域遣子入侍却之不受  
又非好大喜功者比而保全功臣恩昭九族  
則又遠勝於高祖可謂賢矣是以培養東漢



二百年之祚明章繼之休養生息至於靈獻  
董曹之亂甚於王莽而建安之位號依然豈  
非光武垂教立則有以培其風俗庇其子孫  
哉石勒繼光而尊高非尊高也彼蓋見夫當  
時若項籍淮陰輩咸勇智絕倫高祖皆得而  
盪滅臣伏之故不得不俯首北面光武仁心  
厚德與勒異趨亦豈勒所能窺測哉曹子建  
之論漢二祖卓識閱議信百世所莫易也

李固杜喬論

東漢自光武明章孜孜學術培養氣節故雖  
數傳稍衰矣而袁安楊震何敞朱穆張綱傳  
燮諸君子皆靖共正直臨患難死生而不易  
其操若李固杜喬者尤疾風勁草之卓然傑  
出者也蓋梁冀擅廢立之權利於幼弱二公  
與胡廣趙戒共爭之既而廣戒順冀而二公  
之志終不可移爭而不得繼之以死其為漢  
室忠矣夫權奸之欲擅國柄也必害其忠直  
不撓不與已合之大臣以震其餘梁冀之於



樂善堂全集卷之四  
李杜是也彼以為此人一去則在上之勢孤  
在下之望絕其餘皆軟靡易制貪位苟祿之  
人耳後世奸臣多效其為而人君咸不悟焉  
卒之一身孤立於上而左右前後皆彼之人  
豈不可哀也哉漢末忠臣李杜並稱者三李  
雲杜衆李膺杜密是也要當以固喬為冠

### 東漢總論

自王莽篡漢處非所據敗禮亂度以文奸言  
毒流華夏民不聊生由是人心思漢先武起

於南陽撥亂反正平定海內克承丕業較之  
少康周宣中興之盛用力尤難成功尤大及  
即帝位守之以文興學校選庶能尚風化敷  
士行西域遣子入侍拒之不納方之漢武開  
邊致釁相去遠矣不任功臣以吏事使得終  
享福祿又遠過於高祖之少恩獨廢郭后殺  
韓歆為盛德之累明帝以英睿之資加以好  
學重道親臨辟雍尊桓榮李躬為更老所以  
勸賢勵能崇尚聖教者至矣而友愛東海王



則又常棣匪他之意始終無間也章帝寬厚  
長者愛民務本休養生息尊信東平王用第  
五倫為相而天下以治和帝幼冲嗣位行政  
無失能用鄭眾五人以誅竇憲然官寺之禍  
基於此矣殤帝早世安帝庸昏順帝賴常侍  
之力以得反正外戚之禍息而常侍之亂起  
其後梁冀用事冲帝短祚質帝中毒桓帝有  
可為之幾而不能自強外有強臣內有常侍  
正士廢斥賄賂公行迨及靈帝黨錮之禍益

烈獻帝猶寄生之君而漢祚移矣夫西漢以  
文帝培養元氣入民之深故光武起而民心  
歸之東漢光武明章皆令主也愛養元元培  
壅國本亦未嘗不善也乃自和帝以後外戚  
常侍相繼而作羅天下之賢才置之網罟陷  
阱之中如是而民心不離天下不亡者鮮矣  
然董曹肆虐守臣位者二十餘年昭烈總統  
延漢祚者四十餘載豈非祖宗培養氣節之  
餘烈乎開國承家貽厥孫謀者當知所尚矣



蜀漢興亡論

漢自桓靈以來王道中絕奸權乘釁曹操孫  
權公孫瓚袁紹迭起窺伺名器而昭烈以王  
室之胄懷忠義之志抱雄傑之才欲恢復天  
下掃除大憝然歸於陶謙依於公孫瓚寄居  
於袁紹為客於荊州其間遭危困被禍亂不  
可枚舉而英雄不得用其武狼狽奔走幾二  
十年既得孔明於是待以股肱寄以心膂用  
其計謀而得荊州諸郡之地有涪城成都之

險以成鼎足之勢然終不能克復天下僅得  
一州者固緣曹孫盛強立國既固不能卒滅  
亦以不專於圖魏忿兵伐吳之所致也使如  
趙雲所言居河渭上流以伐逆寇漢事未必  
無成卒至大敗於猇亭威挫勢蹙是亦昭烈  
之失矣延及後主信用孔明成都大治守父  
之餘烈保土安疆七擒之威六出之銳敵國  
畏之如虎迨孔明歿黃皓陳祗用事殄民誤  
國而漢祚告終嗟夫治亂之理豈非係於人



君之用賢與不用賢哉當昭烈之狼狽奔走  
以未得孔明故也後主之克守前烈為敵國  
所畏者以孔明在相位故也其用黃皓陳祗  
而喪國敗家者以孔明既歿故也賢人為國  
家之寶豈不信哉

### 東吳總論

自劉氏中衰孫堅據江左之地虎視中原子  
策繼之與周瑜相友收合士大夫江淮之間  
人咸向之善於用人濶達有度弟權因之用

賢納諫周瑜魯肅張昭顧雍陸遜皆彼擢用  
於是成鼎足之勢開有吳之基兵強將勇敵  
國畏之曹操智計殊絕於人而大敗於赤壁  
曹丕累興大衆臨江而阻蓋以英雄布列內  
外共展策力故也延及亮休物盛而衰禍亂  
內作孫綝小人為亂於內然亦外無邊患政  
無大闕降及孫皓苛刻用刑肆虐日甚任既  
非其人刑復非其辜使黔首有倒懸之苦而  
吳隨以亡雖有忠臣死節之士亦復奚救是



故王濬之才非如曹操之雄也王濬所統未如八十萬之衆也而赤壁之戰孫權以之興石頭之戰孫皓以之亡者豈戰守之道險阻之利有異於往時哉劉禪以昏而亡皓以虐而亡天厭之矣於魏晉乎何尤

東晉總論

晉自賈后亂朝八王迭起劉石交亂中原人民塗炭元帝據江左之地繼而中興是時有王導周顛為之謀卞壺顧榮賀循之徒分掌

庶政祖逖劉琨各擁雄兵使元帝果有恢復之志親統荆吳之衆興除暴之師速誅劉石克清天下則晉業永安六合為一而乃遷延日月苟圖偏安識者於是知晉業之不復振矣及其晚年復有王敦之亂以致懷恨而崩明帝少而聰敏躬殄大憝然歷年不久君子惜之逮及成帝內有蘇峻之亂賴溫嶠陶侃卞壺忠勤為國社稷無虞然勤儉愛民亦當世之令主也康帝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



穆帝外有桓温之跋扈哀帝短祚至帝奕遂  
為桓温所廢晋氏之政於此遂衰簡文孝武  
孝安數帝不過庸庸無為尸位於上而已而  
內多秕政權奸數出至恭帝而司馬氏之天  
下改而為劉氏之天下矣嗟夫創業難而守  
成亦不易惟在人君用賢納諫則天下自安  
而國家永固晋氏君臣崇尚浮虛無用之詞  
風俗既薄天下澆然故王敦蘇峻桓温王恭  
殷仲堪輩迭起為亂向非王導温嶠陶侃謝

安數君子則晉幾乎不國矣况能轉危為安  
先復舊業哉國勢之振莫過於劉裕之時裕  
不忠誠為國而思篡盜君子所為三歎也

北魏世祖拓跋燾論

北魏自拓跋珪以來國富兵強政和民安逮  
及世祖藉二世之資奮英雄之志南侵北討  
東征西伐使魏國地廣兵強者大抵皆其功  
也雖好尚異端壇受符籙是其所失然能聽  
高允之言又從而美之尊祀孔子祭以太牢



令公卿子弟入學徵世胄遺逸亦駸駸乎令  
主矣獨功業不終卒有宗愛之禍蓋亦平日  
任術好殺所致如悉誅境內沙門不太苛乎  
伐宋之後河南赤土無遺歸燕巢於林木不  
已酷乎吁天道好還可不戒哉

樂善堂全集定本卷之五

論

唐太宗論

當隋煬之時天下瓦解羣雄睚眦窺伺名器  
於是太宗以英雄之資備仁義之德復得高  
祖之賢為之父易曰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蓋高祖以柔中之德賴太宗以陽剛之體發  
而用之以安天下固宜唐室之興也勃焉然  
太原興兵長安立帝不必詭行詐偽以異利



樂善堂全集定本 卷五  
也不必尊江都而立代王也宜正其罪名聲  
大義以討之即位之後勵精圖治損已益人  
愛民從諫躬行仁義用房元齡魏徵之儔君  
臣相得不致怠違用致貞觀之盛令德善政  
不可殫述可謂三代以下特出之賢君矣雖  
征遼之役志滿意盈然既失之後即復魏徵  
之碑勞其妻子深自損責其於改過亦已敏  
矣夫賢君不世出成康以降數百年而有漢  
文帝漢文以降又數百年而有太宗要之以

虛心待物損上益下用致天下之盛太宗與  
文帝率用是道文帝質美德純過於太宗然  
致治之盛豈能及貞觀哉人或論太宗有魏  
徵而身修國理魏徵既沒而驕滿之意生者  
是不盡然惟其有太宗之君然後有魏徵之  
臣使太宗中人之主則雖有魏徵其亦如之  
何哉獨心無知道之實而身有好名之念屈  
已從諫而不免以術馭人故不能致天下於  
熙皞耳然後世有逆諫而惡賢驕奢而自滿



者方之太宗則又不啻倍蓰矣

長孫皇后論

夫閨門王化之始也詩三百而必以關雎為首禮嚴大昏書重釐降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恆蓋知正家之道必本於閨門閨門正而后家齊國治也王者立后上法乾坤必求令德有以裨成內政安貞載物然後協厥坤儀為天下母故太任太姒秉淑德而昌周明德焉后克恭儉而光漢古今所稱不可誣也

文德皇后長孫氏者實閨門之令望也仁孝恭儉少好讀書贊成內政裨益弘多訓諸子常以謙儉為先太宗亦敬其有德常朝回怒曰會殺此田舍翁后問為誰帝曰魏徵於是后退衣禮衣而稱賀於上曰臣聞主聖則臣直乃陛下之聖故也妾敢不賀於是帝喜而徵言無不聽夫唐太宗豈實欲殺魏徵哉然雖無此意亦微有不樂諫之心皇后一聞此語即借賀以諷諫之徵益寵信而帝善益彰



然後知正內之益所不可少而有乾之健必得坤之貞以順承之也易曰牝馬地類行地無疆蓋馬陰物也陰之德利柔順然必利貞而行地無疆然後輔乾以行澤及天下若徒柔順而鮮貞則又何能助乾道而沛膏澤哉若長孫皇后不預朝政雖帝問之亦終不對可謂知安貞之義者矣其資送公主諷諫以安直臣得疾不事道釋之教尤為賢明名垂百世媲美周姜宜哉

唐肅宗論

天寶之亂明皇幸蜀肅宗留靈武其秋即位尊帝為太上皇君子曰肅宗之立非禮也雖云依衆人之情順明皇之命而速取大位開後世幸亂之端豈非悖於子道哉及其削除大難定天下迎上皇還西京奉養晨昏親修子職可謂善矣然聽嬖幸之言遷上皇西內以兵守之又非人類之所為矣世稱其克復之功目之為中興然而慚德實多當是時子



儀効力於外李泌謀之於內故平逆亂易如反掌迨反正之後肅宗之志荒矣始則興復方隆而建寧身死後則身沒未幾而良娣被弑身為人子而不保其父為人父而不保其子為人夫而不保其妻三綱淪矣夫何足論之有

唐德宗論

世之論德宗者以為有三失焉一曰事姑息二曰任閹宦三曰好聚斂而不知其致亂之

由則在於用小人而忌君子也觀其即位之初用崔佑甫為相而天下清寧屢有善政却李正己之幣而賜其本軍非務姑息也杖中使邵光超非任閹宦也詔罷四方貢獻非好聚斂也故翕然稱治幾於貞觀而盧杞一用三者皆反之馴致涇原之亂豈非治亂興衰之明驗歟在奉天時朱泚圍城救兵不至於是始信陸贄言聽計從下罪已之詔而軍士感泣懷光再叛帝幸梁州中路失贄至於痛



宋書卷之五十五 卷五  
哭用其謀社稷復安至於復國之後烏盡弓  
藏以讒見遠懼藩鎮之禍而繼以姑息念窮  
窮之救而加以好貨中使用事天下哀微是  
猶弱病方愈而懲其不能飲食加之以飽食  
酣飲豈不殆哉原其本末則始之清明由用  
崔佑甫其亂由用盧杞其復故都由信任陸  
贄其後復幾至於亂由不卒用陸贄而貶斥  
之一人之身所為如是蓋能戒之於有事之  
日而不能謹之於無事之時也其致亂顧不  
宜哉

宜哉

唐憲宗論

自天寶之亂天下分崩民人塗炭藩鎮強梁  
權移宦寺肅代德宗屢致播遷國勢陵夷叛  
臣基布迨及憲宗以英武之資用賢能之相  
聽言納諫約已安民翦除藩鎮易於發蒙於  
是平夏滅蜀朝江東從澤潞致魏博定淮蔡  
來成德奮五世不振之威拔數傳擅命之寇  
威福在上政由人君發號施令罔有不臧雖



有疆鎮順從朝廷奉命唯謹號稱中興不亦宜乎及其天下平定四海無事乃進言利之臣信方士之說志滿心驕禍起所忽惜哉使憲宗克永其終任裴度而行其道斥皇甫鎛程异之徒加以休養生息為萬世業則貞觀之治復興未可知也

唐穆宗論

自古亡國敗家未有不由于孫昏弱乘先王令典以致喪亂唐自明皇末年不修太宗之

業外用小人內寵妃子天下大亂賊此之由延及憲宗獨能奮前世之威烈監於成憲削平藩鎮天下歸心至於穆宗復不能脩憲宗之政遊畋聲色放心嗜欲宰相蕭俛段文昌杜文穎輩又無遠略於是朱克融作亂於盧龍王庭湊倡逆於成德魏博諸軍以次叛亂數十年經營而得之者皆不復有而唐竟以此亡豈非後嗣不肖不能守父祖之業而以致喪亂哉歐陽公曰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



以亡身觀憲宗之延英論事汗浹御背與穆宗之耽酒好色其勤逸何相遠哉

褚遂良論

夫天下之治亂係於人臣之邪正而人臣之邪正又在人君之用與不用也當有唐之興也太宗以英武之資得魏徵佐之言聽諫從歷有年所用致貞觀之盛天下安寧幾於三代迨及高宗昏庸淫欲內政既傾天下亦亂雖有褚遂良之忠正而無私攻君之惡適足

受其斧斤耳又何能輔弼匡救以安天下哉由是觀之正士忠臣世不乏人而人君信用與不信用實相為感名也是故有堯舜之君必有皋夔稷契之臣有桀紂之君必有飛廉惡來之臣堯舜在上則雖有飛廉惡來之徒必竄之於遠方桀紂在上則雖有皋夔稷契之臣亦屏而不用雲從龍風從虎其氣相感其理固不易也故太宗居帝位而魏徵用高宗居帝位而遂良棄使魏徵及高宗之世則



亦不免有廢黜之患矣致使忠臣陵夷女后  
用事奸臣竊福國家殄滅非高宗之咎其誰  
之咎哉遂良以公滅私憂國忘家當太宗之  
時即數著忠諫及武后欲立時帝召大臣遂  
良曰今日之名多為中宮上意既定逆之必  
死乃請已獨諫既進上果言后事遂良極諫  
不聽乃置笏殿階叩頭流血上怒出為都督  
既而長孫無忌等皆得罪遂良死於徙所嗟  
夫遂良可謂忠矣君有非也乃諫之既不聽

又諫之又不聽又置笏殿階叩頭流血而諫  
之卒致顛沛流離死於徙所豈非高宗之過  
哉然遂良雖貶黜流離一至於此而忠名垂  
之千古浩氣森於史冊身雖沒而可見太宗  
於地下為唐名臣志存社稷偉哉

### 郭子儀論

自古大臣出將入相為國安危者必有忠誠  
之德經世之才有以扶危定傾安邦守國然  
後立非常之功萬世之業漢之孔明唐之子



儀信其人也二公皆以忠正老成為當世人望加以非常之才功蓋天下是故亮沒而漢亡子儀存而唐復古今所稱不可誣也當天寶之亂明皇幸蜀肅宗嗣位河南河北兩京皆為賊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而子儀以朔方之兵平定中原收復兩京唐祚中復其有功於唐大矣及天下畧平大難略定讒臣伺間奪其兵權然朝命夕至無纖介於心單騎見敵感以誠信非篤於君臣之義動天地而泣鬼神者能之乎事上忠御下恕待人和馭將誠故朝恩以小人而知化承嗣以傲狠而拜使回紇以蠻貊而慕誠靈耀以據汴而衛幣動名顯燦千古不朽惟其忠義篤誠根於心故也

陸贄論

治有不生於治之日亂有不生於亂之時有國家者宜正其本而辨之於早也吾讀史至唐德宗之時謂朱泚之亂不生於姚令言而



生於用盧杞復唐之功不在於用李晟而在於信陸贄天下之治亂社稷之安危在於人君用一人由是觀之用人可不慎哉當奉天之難天下反者十四五藩鎮擁彊兵虎視中原而朱泚兵勁將彊圍城累月其破圍解難冒矢石觸鋒刃以救帝復國者固李晟渾瑊諸將之功而經營大計調和天下使諸鎮人思慕唐德者非陸贄之功其誰之功與余故曰復唐之功不在於用李晟而在於信陸

贄也贄為人剛方嚴正而有經世之才其奏疏皆可行可法措之於天下則有治安之效大抵以仁義為本根貨財為末務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至於君子小人之分忠厚苛刻之別推誠任術之判未嘗不反復為德宗言之故在奉天之時悉聽其言而藩鎮畏威梁州再幸道路相失號痛如失左右手及天下略平大難略定乃置於閒散者數年雖命為相不能信用又聽裴延齡之讒而貶



於遠州蓋君子小人之分若此其難雖贄反復言之而身亦不免於廢黜也順宗即位復欲用之詔未至而沒惜哉

### 李晟論

唐室之亂始於藩鎮彊梁虎視天下相連為勿河北諸鎮為尤甚蓋自肅宗之時僕固懷恩懷不逞之心欲結彊鎮以賊將為節度遂世襲以為已有而不奉命朝廷其後涇原之亂德宗幸奉天諸鎮雖有戮力王家以拒朱

泚如李懷光者而稍有不合則復叛而歸泚於是藩鎮之勢益橫而天子之權益弱惟李晟則不然晟以數千之兵破朱泚解重圍復居二寇之間卒以收復西京身居寵貴為唐宗臣功亦偉矣而張延賞之徒讒言一行則流涕目瘡人徒議其怯而不知此其所以為純臣也使晟如懷光之徒受讒則叛豈其兵力才武不足為與亦明於君臣之分忠義篤而邪私不能動耳世稱郭子儀忠厚誠信為



唐名將故其麾下諸將如李晟馬燧渾瑊皆有不世之功而晟尤其傑出者與

裴度論

憲宗首即大位即有削平藩鎮之志用賢能之相時若杜黃裳李絳裴度諸人皆在相位而出將入相功烈顯著者又推裴度為首焉當是時憲宗方望治於度而度亦以治平為已任國有賢相外寇拱手理固然也方吳元濟之欲為亂也自請襲節度使朝臣皆務姑

息欲與之帝曰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乃聽其謀猷專任責成於是成德魏博淄青三鎮皆歸朝廷天下方翕然望治以為武功既成度相天子居廟堂煥文治明良之遇何如也不知志滿驕生小人乘間方士鼓其邪說利臣中其膏肓而裴度出為河東節度使矣穆宗時三鎮叛亂復以度討之而小人沮之於內使無成功敬宗聽韋處厚之言用以為相而復出之文宗有優崇之典而無信用之心



度亦遂優游綠野而無志天下事矣嗟夫君臣之間若此其難哉以裴度之忠誠正直加以經國之才歷事四帝獨憲宗初年信用宸篤以有成效餘則或用之不專或出之於外皆由小人在朝而正直之人日以踈遠以憲宗知度之深功烈顯著猶不能保其終況於穆宗敬宗文宗哉

### 李絳論

唐自肅代以降威令不行藩鎮跋扈憲宗初即大位即有削平之心用賢相聽直言而繩愆糾謬靖恭匪懈者以李絳為首絳繼杜黃裳裴均為相憲宗欲治之心方殷常以太宗之治自任而絳亦以魏徵自况故君臣相得魚水交歡言聽計從無所違拂是故寵莫如吐突承瓘則遠而出之於外信莫如佛氏之教則斷而斥其碑樓勿黨之疑一言而開貨財之好一言而解行之數年內安外靖承宗束手元濟就擒雖云裴度之力亦由絳開之



樂善堂全集卷之五  
於先也余嘗論太宗之於魏徵憲宗之於李絳其用與不用係夫治與不治未始不同軌焉何也太宗用魏徵天下大治米斗三錢夜戶不閉而魏徵既沒則有東征之役天下罷敕公私困乏憲宗用李絳藩鎮畏威不敢橫肆民財充足天下乂安而李絳一出則聽言之心稍怠迨及平蔡而志滿心驕愈不可制矣由此觀之以太宗憲宗之英明猶賴賢相為輔况於中材之君哉

李德裕論

唐自明皇以後為國大害者外則有藩鎮疆梁抗橫天子內則有宦寺秉權威福已出武宗即位用一李德裕而河北三鎮效命昭義軍拒命即以兩鎮兵討之仇士良屏息而致仕後復籍其家何其威命之行至於如此哉蓋由賢相用事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天下自畏其威也當是時武宗方信任德裕期以必治而德裕之才亦足以制服諸鎮故諸鎮



使者至京必面諭之曰語汝使與其使大將  
以求官何如自結明天子以是三鎮不敢有  
異志為國輕重者幾數年功烈顯名肩於裴  
度然而不能免於勿黨之習因公以報私挾  
勢以復怨君子未嘗不惜之以德裕之才加  
之公正無偏雖古名臣何以過哉

### 唐總論

治天下之道當以正風俗得民心敦士行復  
古禮為先故其末也人思之而不忘後世子  
孫賴之以安唐承五代之末高祖創業之後  
休養生息易武以文太宗以英武之資加之  
以忠貞之輔聽言納諫用賢錄能興學校勸  
農桑行租庸調之法為子孫萬年之計可謂  
謀之詳矣高宗以柔暗之君承父餘烈初即  
位時頗有善政末年嬖武后身沒而祚移唐  
室子孫誅殺殆盡中宗循其覆轍為婦所弑  
方之高宗殆不如矣睿宗以明皇為之子復  
辟之功不與焉然父以子貴故明皇討賊而



睿宗入即大位鑒建成之亂立嫡以功繼以傳位可謂知權者矣明皇即位欲治之心方殷用姚宋為相二十年間政治幾於貞觀後寵楊貴妃用李林甫以致祿山之亂而乘輿播遷天下分裂遂始於此肅宗用郭子儀削平逆黨復唐社稷然遂以賊黨為節度使而河北三鎮之禍終唐之世莫能定矣代宗德宗皆以中材之君好務姑息而內復有宦寺之禍順宗即位數月傳國家嗣憲宗有平一

六合復祖宗功業之心於是杜黃裳裴垍李絳裴度諸人相繼為相河北三鎮效命不敢橫肆然末年惑於方士之說志復驕滿故有陳弘志之禍穆宗不克負荷三鎮再失敬宗即位三年而為宦寺所弑文宗受制家臣鬱鬱而沒武宗用一李德裕而藩鎮屏息宦寺斂足以享國日淺不遂其志宣宗以刻為明多用智術然納諫不懈盡心民事不敢少怠懿宗驕奢無度元氣已壞迨及僖昭而唐遂



樂善堂全集定本卷之六  
卷五  
亡矣嗟夫觀太宗之立法垂猷為子孫計者  
豈不詳且深乎然而終至於亡者蓋所謂得  
之難而失之易也總之明皇以前內亂為多  
禍多興於女色明皇以後外亂為多禍多起  
於藩鎮又加以宦寺內訌然而僖昭數遷  
京城數危而羣雄相視不敢去臣位雖朱全  
忠篡位而奉正朔稱天祐者尚數鎮可不謂  
太宗之餘烈乎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  
愆亶其然乎

樂善堂全集定本卷之六

論

後唐總論

余讀五代史五十年間易國凡五未嘗不廢  
書而歎也曰嗟夫世道衰微人心偷薄朝梁  
唐而夕漢晉迄無定向然考其得國之正彼  
善於此者猶以後唐為差勝焉蓋李國昌平  
龐勛之亂略有微勞克用當黃巢之亂有克  
復之功雖其擁彊兵拒朝命亦不為無過然



較之朱溫賢且遠矣末年兵弱鋒哀全忠倡亂不能復平僅以自保莊宗首承父烈加以英勇之資屢戰屢勝遂殲巨寇建國立社然徒溺一時之娛而不為萬世之計甫得大位沉溺聲色致使身沒伶人之手豈不哀哉明宗本無欲立之心資性寬厚無苛猛之政然目不識丁而輔佐之臣不過馮道諸人欲期致治之盛亦已難矣閔帝幼冲享年不久潞王猜忌石敬瑭終以亡國嗚呼使莊宗立法

垂紀貽厥孫謀後嗣復得賢明之君則天下之乖離當不若此其甚也而一得志則寵女色比頑童艱難之際與太宗同英武逸服之日與太宗殊兢惕宜乎僖昭之世已亡而猶存而後唐之業至於一敗塗地也

### 張承業論

韓子曰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較其行則非是亦可以與之遊乎如其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較其行則是是亦不



可與之遊乎吾於後唐張承業亦云蓋自古  
宦寺誤人家國者多矣其類蓋不可以殫數  
獨承業以孤忠丹誠終身為唐其節用愛民  
為晉聚財者蓋亦欲平梁而復唐耳豈非閭  
豎其名而忠良其行君子之所取者乎嗚呼  
五代之際世道衰微王綱掃地讀書學聖之  
人皆入山林而求自樂當時如張文蔚楊涉  
蔣元暉邵璨之徒皆以國輸人為朱溫羽翼  
而獨於宦寺之中有可取者一人焉則五代  
之事亦可知矣

### 宋太祖論

自三代以下治極生亂亂極思治者有之矣  
然未有如前五代後五代之分崩離析而亂  
若彼其久者也故吾於開創之君獨以唐太  
宗宋太祖為不可及焉二君者皆以不世之  
才平一天下而以仁愛之心寬平之政保養  
百姓治功燦然昭於千古然家門之正兄弟  
之友則唐弗及也太祖繼周世宗之後據有



河洛即位之初首以安內為本興學校褒忠  
良度民田開言路懲節鎮之禍命文臣知州  
又以常叅官知縣事國內既定然後興師出  
兵伐南漢克西蜀無不望風披靡稽首來廷  
偏師北指劉鈞喪膽舟師南下李煜歸命雖  
諸將効力之功亦由太祖處之有道也夫五  
代之君既得天下外則猜忌諸鎮內則溺於  
聲色太祖退藩鎮之兵只在杯酒片言之間  
君臣之分情義兼隆而儉約是務治之功成

制禮作樂傳之來裔為萬世法其成功致治  
之盛幾乎唐太宗而規模之正則又過之矣

### 宋宣仁皇后論

易曰家人利女貞言閨門王化之始必女貞  
然後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故內助之賢人  
君治國之本也至於母后臨朝尤難其任三  
代以下賢后不為少而臨朝者未有能全令  
名以施恩於天下宋之宣仁人稱之為女中  
堯舜洵以臨朝無闕政而用賢錄能以成元



祐之治也當神宗敗常亂度信用小人天下  
大壞宣仁起而拯之用司馬光呂公著諸賢  
放棄奸回大變其法於是海內欣欣知有生  
之可樂豈非宣仁之施恩於天下哉天不祚  
宋宣仁芻殞小人之萌孽復生大肆姦毒凡  
司馬光諸賢死者追貶生者斥逐至欲追廢  
后號賴向后而止小人心欲快其意而不  
顧天下之治亂何其忍與嗟夫天下之事數  
君子成之而不足而一二小人敗之而有餘

韓歐為治於英宗之朝僅能紹於嘉祐而王  
安石一變其法天下遂大擾司馬光諸賢致  
殺斃窮盡其力方使天下解倒懸之苦而  
章惇蔡卞一肆其毒諸賢固受擯斥之辱而  
海內復有塗炭之災再傳而為南宋矣小人  
之害國可勝言哉

### 呂端論

吾讀宋史至呂端閉王繼恩於室入立真宗  
然後升殿審視以拜未嘗不賢其能定大計



而想見其為人當太宗升遐李后方異議主  
幼時艱而端乃從容定計沮其邪謀扃其羽  
翼頃刻之間嗣君以定昔東漢李固當質帝  
之崩不能沮梁冀之謀徒以死自靖是時宰  
相權輕而梁冀威焰甚熾根緣蟠深故也宋  
初清明信任賢相端能不動聲色處之晏如  
可謂善於應變矣端器量寬弘英才表表真  
宗雅重之先是李繼遷叛軍人獲其母以聞  
太宗欲誅之端曰今日殺其母明日繼遷可  
擒乎徒堅其叛心而已太宗乃悟後繼遷死  
其子竟歸欵端之力也太宗嘗稱呂端大事  
不糊塗可謂知端者也

韓琦論

夫為人臣者當國家清夷之際進言納諫理  
國致治固一代名臣也然值主幼時艱之日  
而能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者則又  
所謂國之柱石棟梁非具經濟之才學問智  
勇迥出流輩者不能韓魏公兩定大計輔相



英宗調護兩宮處之裕如天下以治豈非國  
之柱石棟梁而天下倚賴以安者哉及神宗  
即位出之於外然未嘗頃刻有忘君父之心  
故青苗之法琦極論其病民遼使之來琦上  
言處置之方最為曲盡誠可謂古大臣矣當  
仁宗中年雖君子道長而小人時或並用及  
嘉祐以後專任魏公朝廷清明天下樂業英  
宗即位又用之不疑君子在朝用臻至治故  
用賢人者必使小人無以間之然後疑貳之  
心不生而嚮用之念彌篤也

明道程子論

自古兄弟俱為名儒德行顯於一時流風被  
於百世無如二程夫子者蓋明道伊川同受  
學於茂叔淵源既正探旨尋微卓為儒宗上  
承孔孟之絕學然雍容沖邃規模宏濶有自  
然之矩者則伊川若遜於明道焉明道以王  
佐之才大用則大效小用則小效所上章疏  
引義陳善酌古變今可以坐言起行嘗勸帝



防未萌之欲神宗拱手曰當為卿戒之政事堂議事一言而安石為愧屈蓋其誠敬所孚雖異已者亦心服所謂偽者獻其誠慢者致其恭是也使神宗以用安石者用之內聖外王之道不外是矣而卒沮於安石不得顯用及司馬光入相方將大用而先生竟長逝矣使先生之道不得行於天下而天下之人不得覩先生之道之行三代規模不可復見豈徒有宋之不幸哉

程明道告神宗當防未萌之欲論

舜之告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夫人心者至難防遏而易盪人之聰明溺人之志氣故大舜首以告禹禹聖人也而舜猶戒之如此蓋謂不必見之於行事不必託之於語言略有動即私心之萌也不謹防之於始可乎明道先生以當防未萌之欲告神宗誠大儒格心之至要也蓋天理人欲二者不可並存於念慮之間如冰炭之不相容薰蕕之不相



入不入於此必入於彼人或以為略有其幾未至已甚而不防之於漸則天理從此泯而人欲從此熾矣是故微有貪聲悅色之意也則吾以為聲色之私動而致力以防之微有愛珍奇欲富厚之念也則吾以為貨利之私動而勉力以絕之微有不樂親正人不樂聞正言之心也則以為驕心之萌也而遏之惟恐不至微有宮室服玩之好也則以為侈心之萌也而杜之惟恐不嚴夫如是則何私心之不滅欲念之不泯哉易曰履霜堅冰至解之者曰霜陰氣所結盛則水凍而為冰此爻陰始生於下其端甚微而其勢必盛故其象如履霜則知堅冰之將至也夫欲念亦如霜之始結也不防之於未萌則必私欲大熾而有堅冰之禍矣神宗之行新法蓋萌於欲富彊好大喜功之心而安石有以中之也使能體程子之言以誠正為心而用其道以輔成其大有為之志則治功所就豈難遠過於仁



英哉

北宋總論

夫北宋之亡外無藩鎮擁兵之橫威福自上  
內鮮宦寺擅權之禍廢立由已而金兵一至  
皆為俘虜者何哉民心解而士氣弱也蓋太  
祖太宗開國承家真仁英三宗休養生息至  
於神宗物盛而哀信任王安石用其新法取  
利盡於錙銖培克罔不在位於是民心已瓦  
解矣而哲宗復庸暗無知宣仁臨朝則為太

平之盛世宣仁崩隕則為否運所肇端宣和  
繼之信用小人奢華無度日甚一日而金兵  
至闕矣雖讓位於欽宗而不久用李綱狃於  
和議致父子俱為臣虜而宋業中衰豈非民  
心解而士氣弱賢人之正不能勝小人之邪  
哉幸而祖宗之德尚在民心故康王立而為  
南宋然朝奔夕逃無復朝廷之禮苟延宋祚  
而已由是觀之人君修德愛民厚培元氣非  
惟一時之治亦所以貽厥孫謀而為天下後



世無窮之利也

宋理宗論

理宗為沂王時凝重寡言潔修好學待漏禁中諸王或多笑語獨凝然自持矩度有常為史彌遠所愛遂繼大統觀其始非不雍容有度而可尚也而即位之後德彌遠之立已委以天下之政威柄下移不得自主孤立於上朝多小人及彌遠黜而丁大全賈似道之類復聯翩而進帝終弗悟以致奸臣貪功生事

邊防兵連禍結境土日蹙迄及於亡豈非理宗昏庸之罪哉惟表明正學崇信周程張朱為有功於名教然西山了翁見在朝而不克究用則知周程張朱生於理宗之朝亦難得其信任也尊既往之賢舍當時之賢夫亦何補也哉

岳武穆論

夫北宋之亡河北之失宋祚之不復振中原之不恢復人皆曰由徽欽而致然高宗實難



道其責焉當欽廟北去社稷為墟高宗入援  
順人心而即大位非不正且大也及即位之  
後當卧薪嘗膽思報父兄之讎而信用汪黃  
貶黜李綱不復以河北中原為念豈非高宗  
庸懦用人不察之過哉其後諸將用命岳武  
穆以忠智出羣之才率師北驅所戰皆克而  
以金牌十二召之班師淮北之民遮馬痛哭  
曰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然而武穆亦不得  
以自留也夫如武穆之用兵馭將勇敢無敵  
若韓信彭越輩類皆能之乃加之以文武兼  
備仁智並施精忠無貳則雖古名將亦有所  
未逮焉知有君而不知有身知奉君命而不  
知惜已命知班師必為秦檜所搆而君命在  
身不敢久握重權於封疆之外嗚呼以公之  
精誠雖死於檜之手而天下後世仰望風烈  
實可與日月爭光矣獨不知為高宗者果何  
心哉

文天祥論



夫士君子被服儒行以學古曰名才德兼優者上也其次則以德爲貴而不論其才焉故自古因有才而無忠誠之行敗人之事者多矣未有忠誠有德而敗人之事者即勢至於不可爲亦必竭忠盡瘁死而後已不肯忍耻偷生以辱其國也當宋之亡也有才如呂文煥留夢炎葉李輩皆背國以降元而死君事分國難者皆忠誠有德之士也然此或出於一時之憤激奮不顧身以死殉之後世猶仰望其丰采若文天祥忠誠之心不徒出於一時之激久而彌勵浩然之氣與日月爭光蓋志士仁人欲伸大義於天下者不以成敗利鈍動其心也公初被執既而得脫猶奉二王窮居海濱至於亡家沉族而不顧兵敗身執視死如歸而元人弗殺冀其忠義之心久而懈也於是歸其妻還其族在中常之人固將感德而有轉計矣而公方以百折不回之氣行萬變不渝之志妻子在前而不顧高官大

樂善堂全集卷之六  
卷六論  
十三



錄而不慕心惟宋室是嚮自書其志曰孔曰  
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可謂行  
踐其言矣

### 南宋總論

人君立法垂猷培養元氣仁施乎百姓教被  
於蒼生非徒一時享治平之休亦子孫萬世  
無疆之利也南宋僻處江南窮居一隅人君  
無英明出類之才在位多奸邪小人彊敵在  
境軍弱民貧然猶享國百五十年忠臣義士

孝子節婦親其上死其長不以倉卒死生易  
其操者屢見於時史策為光豈非太祖仁宗  
仁澤之厚德化之深而後世子孫猶蒙其休  
澤哉蓋自高宗棄淮北而中原不守前惑於  
汪黃後制於秦檜有武穆而不能用有可復  
故都之幾而屈膝請和失中原之罪高宗不  
得而辭焉孝宗有猷有為足以興復而天不  
祚宋值金世宗之賢無釁可乘光宗寧宗昏  
庸不振理宗合元滅金而渝盟棄好任用權



姦雖有尊儒之名而苛刻小民疏退君子南  
宋之亡兆於此矣度宗荒於酒色亡國不於  
身幸也帝暴身為臣虜然大木之傾亦豈一  
繩之所能繫哉端宗帝昺僻居海濱國不成  
其為國而文天祥張世傑陸秀夫諸臣猶盡  
心力而為之亦忠臣義士舍命不渝之秋也  
卒之端宗驚悸而死帝昺投海而沒國亡宗  
絕社稷為墟其亦可哀也已然自古無不亡  
之國漢唐宋為三代以下享國長久之朝漢

唐立國強盛過於有宋而宋及末運全節死  
義之士遠過於漢唐者則又祖宗之餘澤與  
周程張朱講明正學之功也嗚呼誰謂德教  
學術非治天下之大本乎

### 元仁宗論

當成宗崩隕國家多難仁宗入定大艱克安  
宗社身讓大位而不居可謂得友讓之道遠  
異篡竊攘奪之人矣及其即位首罷尚書省  
錄用舊臣信任李孟開科取士尊尚孔子之



樂善堂全集卷六  
道罷營繕屏言利盖有元數君之中帝實首  
出焉至於為政一遵成憲不事遊畋不喜征  
伐待宗戚老臣一以禮貌大辟上讞慘惻移  
時其寬厚仁愛有以培養民心後世永賴稱  
之曰仁帝實無愧焉

許衡論

人君開國承家創業垂統必有通經明道規  
模宏大之臣為之立法垂猷使子孫有所鑒  
成憲而持永久斯立國之要也元自太祖太

宗以及世祖并有天下莫不率服亦賴有一  
二名臣為之左右於其間使敷政設教有以  
成一代之紀綱則耶律楚材許衡其人也二  
人立綱陳紀為國成憲才智兼全經理庶務  
衡讓於楚材而明道通經匡君定國講明禮  
樂立一國之規模則楚材又讓於衡焉觀其  
首陳四策其立國規模一疏卅祖累用其言  
已有成效至於言治道勸用賢言養民皆天  
下急務而不見大用於卅乃天下之不幸亦



有元之不幸也自朱子以來繼傳之儒代不  
乏人然推西山魯齋為尤卓西山生於宋末  
雖為參政不究其用魯齋當元初尊信朱子  
倡明正學世祖累見信用其功效頗著於西  
山云

說

復性說

性者體也情者用也制情以從性性其情也  
拂性以縱情情其性也情其性則性為情矣

烏在其為本性也然則如之何而後可曰有  
復性之道焉復之之道何居曰克己以復天  
命之本然使和其情以順其性而已在易復  
之初爻曰不遠復无祇悔孔子解之曰不遠  
之復以修身也言性本無失有失而能速復  
則身修矣在天為一陽復見在人心為本性  
復明豈有悔哉孔子舉此以贊顏子劉屏山  
舉此以教朱子以其為修身復性之要旨也  
六二曰休復吉孔子解之曰休復之吉以下



仁也初陽乃天心之見仁也二近初陽有下  
仁之美言復之道又在好德親仁涵養薰  
陶以日復其性而休休然有餘裕也六三曰  
頻復厲无咎頻復與不遠者殊科故厲然能  
復則無咎矣六四曰中行獨復卦五陰獨四  
與初相應處衆小人之中獨能與一君子合  
志同方不言吉而吉可知故孔子以從道美  
之至五之敦復則曰无悔上之迷復則曰凶  
以此見復性之道當謹幾察微不貳其過修  
身以克之下仁以休之獨復以持之敦厚以  
居之而不使之頻復而迷復焉則所謂天命  
之性五常五倫之美皆在我而不為習所遠  
矣吾故曰復性之道在克己以復天命之本  
然使和其情以順其性而已







